談談古文字中“粦”字的讀法

（首發）

張崇禮

濟南大學出土文獻與文學研究中心

對於金文中的“粦”字，我們曾讚同李零先生的意見，讀為“戾”。為方便讀者起見，轉錄如下：

“粦”，來紐真部；“戾”，來紐質部。“粦”、“戾”雙聲，韻部為對轉關係，讀音相近。《禮記·大學》：“一國貪戾。”鄭玄注：“戾，或為吝。”古“粦”、“吝”通用，“鄰”、“吝”通用。

《爾雅·釋詁上》：“戾，辠也。”《左傳·文公四年》：“君辱貺之，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。”杜預注：“戾，罪也。”《尚書·湯誥》：“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。”孔傳：“未知得罪於天地。”“戾”訓“罪”乃是常訓，例多不贅舉。

“訊小大有戾”、“訊庶有戾”即審訊小大有罪、眾有罪，亦即審訊犯法之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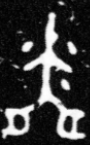
金文作“審訊”講的“訊”字後面常接“訟”字。如揚簋（集成04294）：“訊訟，取徵五寽。”簋：“訊訟，取徵五寽。”但也接“訟罰”，如簋（集成04215）：“訊訟罰，取徵五寽。”《說文》：“罰，辠之小者。”《尚書·盤庚》：“邦之不臧，惟余一人有佚罰。”孔傳：“佚，失也。是己失政之罰，罪己之義。”《左傳·成公二年》：“貪色為淫，淫為大罰。”《國語·周語上》：“國之不臧，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。”韋昭注：“罰，猶罪也。”《後漢書·袁術傳》：“武王伐紂，曰：‘殷有重罰。’”《史記·周本紀》作“殷有重罪”。

把“粦”讀為“戾”，訓為“罪”，與“訊訟罰”之“罰”相合。[[1]](#endnote-1)

隨著新資料的出現，這個字現在又得到大家的關注，[[2]](#endnote-2)相關字形和辭例也繫聯得越來越多。綜合起來看，此字用法主要分為兩類，其一和“獄”有關，其二和“明”字連用。我們先看第一類：

1.：雩乃訊庶有～，毋敢不中不型。（四十三年逑鼎甲，《銘圖》02503）

2.：勿雝（簡）庶有～，毋敢龏＝＝，乃敄鰥寡。（毛公鼎，《集成》02841B）

3.：更（賡）乃祖服，作冢司馬。汝迺諫（簡）訊有～，取徵十寽。（簋，《銘圖》05362）

4.：厥訊庶有～，不型不中。（牧簋，《集成》04343.1）

5.：雩乃訊庶有～，毋敢不明不中不型。（牧簋，《集成》04343.2）

6.：王若曰：“，命汝作豳師冢司馬，適官僕、射、士，訊小大有～，取徵五寽。”（簋，《集成》04266）

7.：雩四方小大邦，雩御事庶百，有告有～。（清華簡《攝命》簡4）

8.：凡人有獄有～，汝毋受幣。（清華簡《攝命》簡22）

9．：凡人無獄無～，迺唯德享。（清華簡《攝命》簡23）

10. ：惟作立正立事、百尹庶師，俾助相我邦國，和我庶獄庶～。（清華簡《四告》）

11.：故夫夫、婦婦、子子、君君、臣臣，六者各行其職，而獄～亡由作也。（郭店簡《六德》簡24）

12.：故夫夫、婦婦、父父、子子、君君、臣臣，此六者各行其職，而獄～蔑由作也。（郭店簡《六德》簡36）

13. ：～無得瞻顧。（清華簡《四告》27簡）

14.：刑不～，使守布周（舟），游（留）其禍也。刑人恥刑而哀不辜，……（春秋事語•吳伐越章85）

這類用法陳劍、趙平安先生大多讀為“訟”，陳斯鵬先生讀為“譖”，都是往訴訟、訴告的方向考慮。我們覺得這應該是受傳世典籍“獄訟”說法的影響太大，沒有仔細審核古文字中用例所致。金文六例中此字用法一致，都是作審訊義動詞的賓語，而且都帶有“有”字。但金文中“訟”作審訊義動詞賓語時，卻不用“有”字。如揚簋（《集成》04294）：“訊訟，取徵五寽。”簋：“訊訟，取徵五寽。”簋（《集成》04215）：“訊訟罰，取徵五寽。”大盂鼎（《集成》02837）：“敏諫（簡）罰訟。”這不是偶然的。《說文》：“訟，爭也。”本義應該是爭訟、訴訟，引申用作名詞，前面加“有”不合適。而讀為“戾”，訓為“罪”，“有戾”即“有罪”，就很順暢了。同樣的情況我們可以參看傳世文獻中的“獄”。“獄”的本義也是爭訟，用作這個意義時前面也不加“有”字。如：《[周禮](http://www.guoxuedashi.com/a/1445c/)•秋官•大司寇》：“以兩劑禁民獄。”鄭玄注：“獄，謂相告以罪名者。”《[國語](http://www.guoxuedashi.com/a/345o/)•周語中》：“夫君臣無獄……君臣皆獄，父子將獄，是無上下也。”韋昭注：“獄，訟也。無是非曲直，獄訟之義也。”《易•賁》：“君子以明庶政，無敢折獄。”孔穎達疏：“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。”“折獄”的結構和金文審訊義動詞帶賓語是一樣的，也沒有“有”字。《[國語](http://www.guoxuedashi.com/a/345o/)•鄭語》：“裒人裒姁有獄，而以為入於王，王遂置之，而嬖是女也，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。”《[史記](http://www.guoxuedashi.com/a/1y/)•周本紀》作“裒人有罪”。“獄”當“罪”講時，前面就加“有”字了。可問題是“訟”在文獻中未見明確用為“罪”義者。

再者，《春秋事語》的用例也是不能讀為“訟”或“譖”，訓為訴訟義的。“吳伐越，復（俘）其民，以歸，弗復而刑之，使守布周（舟）。紀曰：‘刑不戾，使守布周（舟），游（留）其禍也。刑人恥刑而哀不辜……’”“刑不訟”不辭。如果讀為“戾”，“不戾”和“不辜”正相呼應。“戾”的常用義是乖違、違逆，[[3]](#endnote-3)“罪”應該是它的引申義。“乖違”和“罪”之間意義極近，不易區分。被俘的越國百姓沒有違逆、背反卻遭刑，自然是“不辜”。

我們再看清華簡《攝命》簡4的用例。“王曰：攝，今余明命汝曰：肇出納朕命。嗟！今民丕造不康，□□□肙（怨），雩四方小大邦，雩御事庶百（伯），有告有戾。今是亡其奔告，非汝亡其協，即行汝。”這段話的大意是清楚的：現在天下大亂，所以我派你去調和安定它。這裡的“有告有戾”和獄訟無關，是在說目前的亂象。“今是亡其奔告”照應上文“有告”，那麼“協”主要就是呼應“有戾”。正是因為有違逆叛亂，所以才需要攝去調和、平定。這裡“戾”的用法和《春秋事語》是一樣的。

《攝命》用了“協”，而清華簡《四告》則用了“和”。“惟作立正立事、百尹庶師，俾助相我邦國，和我庶獄庶戾。”“庶獄”指各種爭訟，“庶戾”指各種違逆反背行為。如果僅僅是各種案件，應該用審訊類動詞，不該用“和”字。《新書•道術》：“合得密周謂之調，反調為戾。”“戾”為“反調”，所以要“和”、要“協”。

郭店簡《六德》用例中的“獄戾”和《四告》含義相同，趙平安先生把它們繫聯起來是正確的。“故夫夫、婦婦、子子、君君、臣臣，六者各行其職，而獄戾亡由作也。” 六者各行其職，那麼爭訟違逆行為就不會興起。這裡的“獄戾”也不僅僅指訟案。

從字形上看，《六德》的兩個字或从文聲，或从立聲。我們原來的文章中已經舉過戾聲和粦聲、文聲相通的例證，而“戾”字本身就有从犬立聲的寫法。[[4]](#endnote-4)《四告》簡27“獄戾”的合文由三個構字部件言、立和犬組成，把言和立組合就是《六德》簡36之字，把立和犬組合就是“戾”字。這也提示我們，把這個字讀為“戾”應該是正確的。

上博簡《緇衣》簡8的字，趙平安先生認為和郭店簡《六德》的字是異體。其說可從。簡文曰：“一人有慶，萬民～之。”郭店簡對應的文字作“一人有慶，萬民贎之”，今本《禮記•緇衣》作“一人有慶，萬民賴之”。古厲、戾通用。《詩•小雅•節南山》：“降此大戾。”《大雅•瞻卬》作“厲”。《小雅•小宛》：“翰飛戾天。”“戾”，李善注《文選•西都賦》引《韓詩》作“厲”。[[5]](#endnote-5)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“戾，叚借為賴。”

郭店簡《語叢一》簡46的字，與《四告》之字同形。簡文曰：“凡有血氣者，皆有喜有怒，有～有莊。其體有容，有色有聲，有嗅有味，有氣有志。”郭店簡整理者釋為“慎”，學者多從之，或訓為謹慎，或讀為顛，訓為癲狂。從“有喜有怒”來看，此字應和“莊”含義相反。訓為謹慎，和“莊”不能構成反義；訓為“癲”，乃精神錯亂之意，是一種病態，不可能凡有血氣者皆有之。這個字也應該讀為“戾”，訓為乖違、邪曲。《慧琳音義》卷二十六“性戾”注引《字林》云：“意乖也”，引《玉篇》云：“曲戾也。”《廣雅•釋詁二》“乖，衺也”王念孫疏證：“說文：乖，戾也。戾亦衺也。”“性戾”成辭，表明“戾”可以用來表示人的本性。乖違邪僻和莊重嚴正正好反義對舉。

《說文》以“昚”為“慎”字古文，是有根據的。現在通過清華簡《四告》和《尚書•立政》的對讀，業已得到證明。而且，如果我們仔細研讀《立政》的最後一段話，也能得出“慎”當讀為“戾”、指各種違逆反背行為的結論。

“今文子文孫，孺子王矣。其勿誤于庶獄，惟有司之牧夫。其克詰爾戎兵，以陟禹之跡；方行天下，至于海表，罔有不服。以覲文王之耿光，以揚武王之大烈。嗚呼！繼自今後王立政，其惟克用常人。”周公若曰：“太史，司寇蘇公！式敬爾由獄，以長我王國。茲式有慎，以列用中罰。”

其中“庶獄”之後，可能脫漏了“庶慎”二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“其勿誤于庶獄，惟有司之牧夫”之後，說了“詰爾戎兵”、“方行天下”、“揚武王之大烈”等一段話，周公為什麼要說這些強調武備、震懾天下的話？如果把“庶獄庶慎”僅僅理解成訟案的話，前後文顯然不夠順暢。真實的情況應該是當時周剛得到天下不久，各種違逆叛亂的情況時有發生，只有加強武備，才能維護國家的和平安定。這裡的“慎”讀為“戾”，就和《春秋事語》和《攝命》簡4所說的情況一致了。而且，把“茲式有慎”和“式敬爾由獄”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，“有慎”就是“有戾”。如果是“訟”的話，“有訟”不辭。即使成辭，“有訟”不一定有罪，怎麼能直接說“以列用中罰”呢？“式敬爾由獄，以長我王國。茲式有慎，以列用中罰”是《立政》的結束語，如果把“獄慎”理解成訟案，不僅和前面強調武備的話脫節，就是和整篇文意也不吻合。周公立政設官的目的是治理天下，維護周王朝統治，如果落腳點僅僅在審理案件上，格局就太小了。所以，《立政》中的“庶獄庶慎”也應該讀為“庶獄庶戾”，和《四告》一樣理解為各種爭訟和違逆反背行為。

下面談談此字和“明”連用的情況。

1.：雩朕皇高祖零伯，～明厥心，不彖（惰）□服，用辟恭王、懿王。（逑盤，《銘圖》14543）

2.：丕顯朕皇考，克～明厥心，帥用厥先祖考政德，享辟先王。（逑鐘四，《銘圖》15636）

3.：～明亞祖祖辛。（史牆盤，《集成》10175）

4.：丕顯朕烈祖考～明，克事先王。（虎簋蓋甲，《銘圖》05399）

5.：休天君弗忘穆公聖～明事先王。（尹姞鬲，《集成》00755）

6.：用型乃聖祖考，～明（令）辟前王，事余一人。（師鼎，《集成》02830）

7.：矩迺眔溓～令壽商眔意曰：顜。（九年衛鼎，《集成》2831）

8.：伯買父廼以厥人戍……、厥人鬲廿夫、厥賈～言，曰：“賈□貝，日傳□王休。”（中甗，《集成》00949）

9.：君在潦既宫，命逋使于述土，～其各（治？）司寮女寮。（逋盂，《集成》10321）

上述用例可分為兩類，皆應讀為“慎”。戾，來紐質部；真，章紐真部。二者聲為一係，韻部對轉，例可通假。《墨子•尚同中》“疾菑戾疫”孫詒讓閒詁引畢云：“戾，沴字之假音。”《漢書•孔光傳》“六沴之作”《漢書音義》引韋昭云：“沴，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戾不和。”“沴”謂陰陽之氣相亂相傷，與“戾”之乖違反背之義相合。“”聲字和“真”聲字通用，[[6]](#endnote-6)則“戾”與“慎”亦可通用。《易•損•象傳》：“君子以懲忿窒欲。”《經典釋文》：“窒，鄭劉作懫，陸作昚。”《方言》卷一：“戾，至也。齊楚之會郊或曰戾，楚語也。”至，章紐脂部，與“戾”音近。窒、昚通用，則“戾”與“昚”可通用。

1-6例中“慎”和“明”字連用的，可訓為謹敬。《說文》：“慎，謹也。”《謚法》：“敏以敬曰慎。”陳劍先生已經指出，“△明厥心”與大克鼎（《集成》02836）的“聰恪厥心”結構、意義皆相近。讀此字為“慎”，與“恪”的谨敬義正合。其它用為修飾語的“慎明”，如此解釋也很合適。“慎明厥心”或“慎明”的落腳點都是“事王”，特別是逑盤“慎明厥心”和“不彖（惰）□服”連用，從上下文語境來說，讀為“慎”，訓為謹敬，也很順暢。

7-9例是馬楠先生和陳斯鵬先生繫聯出來的，陳先生認為用為告謂義，其說近是。我們認為應讀為“慎”，訓為戒敕。《廣雅•釋詁四》：“慎，敕也。”《詩•大雅•桑柔》：“考慎其相。”鄭箋：“慎，戒。”《呂氏春秋•孟秋》：“慎罪邪。”高誘注：“慎，戒。”“慎”的這種告誡教導義是謹敬義的引申，使人謹敬就是戒敕。《爾雅•釋詁下》：“毖，慎也。”《書•畢命》：“惟周公左右先王，綏定厥家，毖殷頑民，遷于洛邑。”毖，謹慎、戒慎。《書•酒誥》：“厥誥毖庶邦、庶士越少正、御事朝夕曰：祀茲酒。”毖，教導、告誡。“毖”和“慎”的引申路徑是一樣的。

這個字傳統上釋為“粦”，近來學者們有不同的意見。真實情況到底如何，我們也沒有確定的意見，還可以繼續研究。但不管是釋為“浴”的陳劍先生還是釋為“潛”的陳斯鵬先生，都承認此字從演變序列上看，和“粦”的關係非常密切，無法分開。所以我們還是暫時把此字當做“粦”。另外，我們有幾點猜測，現在也提出來，僅供大家參考。

其一，此字有下部加“舛”形的寫法，應該不是偶然的飾畫，可能和它常用作“戾”有關，因為“戾”多訓為“乖舛”。

其二，此字有加“阜”旁的異體，可能是“顛隕”之“顛”的異體。“顛隕”之“顛”自甲骨文从阜从倒人形或倒子形的（《合集》10405正）和（《英》1923）之後，金文中並未出現。我們懷疑類形體應分析為从阜粦聲或昚聲，是為“顛隕”之“顛”新造的形聲字。否則，這個字何以要加“阜”旁，比較難以解釋。陳劍先生釋出的金文中的“慎”字，[[7]](#endnote-7)也有从“阜”的寫法，如（叔家父簠，《集成》04615），應該是同一個道理。

其三，郭店簡《六德》等字形加“言”旁，和楚文字中常見的“慎”如（郭店簡《緇衣》簡15）和（郭店簡《老子》簡甲27）加“言”旁相同，可能是同“謹”一樣，表示慎言，也可能是為“戒敕”義所造的本字。

其四，我們把逑盤銘文“～明厥心”讀為“慎明厥心”，可是同篇銘文即有“克明慎厥德”，“慎”作。這個問題如何解決？簡單認為是異體關係，恐怕難以服人。我們覺得它們之間用法有別。从“斦”聲的“慎”在金文中和“德”搭配，似應訓為“誠”。《尚書•文侯之命》：“克慎明德。”孫星衍《尚書今古文註疏》引《釋詁》：“慎，誠也。”从“昚”聲的“慎”和“明”搭配，用在“事王”的語境中，訓為謹敬更合適。

其五，陳劍先生所繫聯的字，《漢簡》釋為“僭”。應分析為从尸/人，昚聲。朁為侵部，和真部字似有距離。但陳斯鵬先生已經指出，楚簡中有多種“慎”字異體是以侵部的“丨（針）”爲聲符的。“丨（針）”分化出“十”，屬緝部，而“戾”有从“立”聲的寫法，“立”也屬緝部，緝侵對轉。《方言》卷一：“慎、，憂也。”宋衛或謂之慎，或曰。

其六，趙平安先生把舊釋“粦”的字釋為“𤎭”。《說文》：“𤎭，㑴火也。从炎㐭聲。讀若桑葚之葚。”趙先生把“𤎭”和上述諸字繫聯起來應該是正確的。“𤎭”字下部訛變為“㐭”，應該屬於聲化。㐭，來紐侵部。

1. 張崇禮：《逑器銘文補釋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12年11月12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參見李學勤：《清華簡<攝命>篇“粦”字質疑》，《文物》2018年第9期，第50—52頁；馬楠：《釋“粦明”與“有吝”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三十二輯，第515—517頁。中華書局2018年；陳劍：《試爲西周金文和清華簡<攝命>所謂“粦”字進一解》，《出土文獻》第十三輯，第29—39頁；陳斯鵬：《舊釋“粦”字及相關問題新解》，《文史》2019年第4輯，第5—18頁；趙平安：《古文字中的“𤎭”及其用法》，《中國文字》2019夏季号（总第一期），2019年，又見“古文字微刊”“清華大學趙平安教授為我中心作講座（附講座視頻）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參見《故訓匯纂》852頁“戾，乖也”、“戾，背也”、“戾，反也”等條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參見《字源》87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餘例尚多，參見張儒、劉毓慶《漢字通用字素研究》609-610頁【萬通戾】條，《故訓匯纂》853頁“戾、厲字通”、“戾猶厲也”、“戾作厲”等條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參見張儒、劉毓慶《漢字通用字素研究》845頁【通真】條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陳劍：《說慎》，《簡帛研究二○○一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，207-21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